

一念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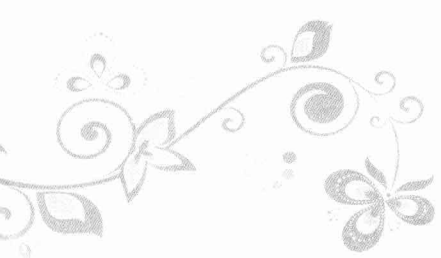
今日蕊心

著

你問我怕什麼，怕不能夠遇見你
更怕遇見你之後再有一場浩大的后会無期



朝華出版社



一念天堂

今口茲心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念天堂/今口兹心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054-3001-3

I. ①一… II. ①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0329 号

一念天堂

作 者 今口兹心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一 凡 丁 丁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001-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Chapter 1



江夏行看着镜中的自己，皮肤青白，原本水灵的双眼只剩下平静的柔光，嘴唇也干，似是多天未进水。方才那一通电话，助理的声音亲切温和，那些官方的客套却叫她觉得心底发寒。

她与他，终究是分别了这么多年。她连见他一面，都需要遵守那些普通人不可轻易打破的流程与规矩。

“啪。”她按下开关，橘黄灯光下，脸色好看不少。她微微扯动嘴角，拿起化妆品一层一层细致地抹，把披散下来的头发在脑后绾起来，很快，镜中出现的又是那个眉目清雅的江夏行。

她来到卧室的窗边，深深地大吸一口气。十月末，早已经进入萧瑟的秋，经久蛰伏的寒气汹涌而至，空气凄清寥落。车开在路上的时候江夏行一直在想他们见了面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情景。五年了，她以为一切记忆都会被时间掩埋。这些年，她一直平安顺利内心安定。可是纪裔原却回来了，像一股旋风气势汹汹卷向房产市场，激起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依旧耀目，依旧风光，依旧灿若星辰。她只远远地观望，看他出入各种媒体，与大家议论起时也不过是赞他年轻有为，连旧识这一层关系都没有提，仿佛真的是互不相关。

她又记起那个令人窒息的夏日午后，阳光明盛，她却如同突然失明，眼前只见一片刺眼的白茫。

“不要走好不好？”她忘记了要问原因，只哆嗦着嘴唇作挽留，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又挤出一个字，全部都是破碎的。

他却连头都没有回，眼看着就要永远消失在她面前。





江夏行觉得整个人霎时坠入冰窟，她疾步走到他面前拦下自行车，“纪裔原，你说过我说什么你都答应。”她不死心，就那么看着他，深深地看到他的眼睛里去。

“是吗？”

阳光从他身后投射过来，他扯了扯嘴角，望着她的眼睛。江夏行几乎以为他就要答应了，却不料他下一句话如一支利箭直直穿透她毫无防备的心脏。

“不是任何承诺都可以相信。”

不是任何承诺都可以相信。

江夏行忽地一个激灵，猛地踩下刹车。周边喇叭声此起彼伏，她只怔忡地看着前方的红灯，五秒，四秒，三秒……她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

她停好车出来，一抬头，看见赫然几个大字——正丰集团。她走进去，大厅宽敞明亮，气派恢弘。她才到前台报上自己的姓名，就有人出来迎她，“江小姐，请。”

江夏行不料自己还有这样的待遇，正丰对待客人的周到客气果然是名不虚传，她几乎忘了自己是来……求访的。

“江小姐，纪总正在开会，请稍等一会儿。”秘书引她到会客室。

“好的，谢谢。”

很快，有人沏上茶。江夏行坐在软软的沙发里，望着窗外。这边风景独好，外面的风光一览无余。她端着杯子，铁观音醇厚甘鲜，她喝了这么多年，还是无法精确形容出味觉，只觉得入喉后回甘泛起。

她不缺茶叶，父亲爱喝茶，总是会给她捎一些。工作第一年单位组织去福建旅游，一行人兴冲冲地买了许多茶叶，她最爱铁观音，带了许多回去送人。夜深人静的时候，突发奇想地烧水泡茶，还没喝一口，就哭了，像个孩子一样不能自己。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都说酒后喝茶有助醒酒，应酬完后她会泡茶给自己喝，却总也清醒不了，脑子里不断翻腾的都是他俩最初对话那一句“胃不好别乱喝茶”。



十八岁的纪裔原傲慢不羁，才转到他们学校，就捕获芳心大片。江夏行同桌因病休学，老师便自然而然安排他坐在她身边的空位。张一婷大叹她好运，整日可与帅哥亲密接触，她可不这样觉得。

江夏行向来腼腆，与班里男生本来就没说过几句话，身边突然坐了一位“冷面大侠”，更是觉得不自在到极点。纪裔原上课基本不听老师讲课，不是睡觉就是在纸上涂画，害得她连小动作都不敢做，因为老师总喜欢时不时地看向他们的位置。他会突然就伸手到她桌上，拿走她搁在笔袋里的橡皮，用过之后又自然无比地放回去。起初她还会愕然，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有时候找不到橡皮，她也会自然地从他桌子上拿回来。纪裔原不与她说话，行为上却像是熟人，她的橡皮、尺子、草稿纸，他都用过。

她念的是理科，一个班就十来个女生，每每下课，不管以前与她关系是否亲密要好的女生都喜欢跑到她这里借笔记。江夏行虽然字迹工整，但是她的笔记绝对不至于被当做范本到处传抄。她不知道纪裔原是否懂得女孩子的心思，她自己心里早跟明镜儿似的偷着乐。

“胃不好别乱喝茶。”

江夏行习惯了纪裔原的不屑理她，却不料他今天没来由地说这么一句。

见她傻愣地瞪着眼睛，纪裔原随手指了指她课桌上的茶杯，“不是所有人的胃都适合绿茶。”

“哦……我知道龙井是绿茶，”她看了看他早已低下的头，“我知道，喝茶伤胃嘛。”

他没有再说话，半晌，又冷不丁冒出一句，“铁观音可以。”

“啊？”江夏行实在是无法适应他简略含蓄的说话方式。

“铁观音不伤胃。”

“哦……这样啊，原来铁观音不伤胃啊。”她了悟地点了点头。

江夏行小小年纪，根本品不出茶水的个中滋味，喝茶只为提神，扑鼻清香幽幽，一直喝都不觉乏味。他们那时候学生间刚流行起喝咖啡，像她那般一天到晚捧着茶杯的简直算是另类。两个另类，相处出乎意料地融洽。

江夏行搁下杯子走到窗边，天变得很快，刚才还只是阴沉沉，才一会儿工夫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浓密乌云中，大风乱作，简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江小姐，会议结束了，纪总在办公室等您。”秘书小姐不知何时走进来。

江夏行跟着她走到办公室门口，突然犹豫着不敢迈步。

柯禹还在香港，她对于他的公事一向不干涉。若非柯柔给她打电话，她一点不知道此事比她料想得严重百倍。

江夏行微微吸气定神，还是敲了门。

“进来。”

她一时愣住，不知是隔了门还是年岁久了，只觉得这声音低沉，与印象中的似乎不大一样，半愣间还是推门进去。

外面已经开始下雨，天暗得阴沉，房间里却没有开灯，透着沉郁的气息，唯有地砖黑得发亮，晕出一片亮光，隐隐倒映出他立于窗前的身影。

江夏行愣愣地看了许久。印象中纪裔原第一次穿西装是在校辩论赛的时候，长身玉立，字字珠玑，惹得场下观众尤其是女生的热烈支持。

那时候柯柔就打趣她，“夏夏，你可得注意喽，这么帅的男人，毕业了赶紧结婚，抢手货可不能摆出去祸害人间。”

她只是不料，没等到毕业，没等到结婚，他们就已经散了。

偌大的办公室静得让她心一慌，旋即回过神来，刚想开口，房间里却突然大亮。江夏行微微眯了眼，这才看清他的模样。

眼前的人身形修长，眉眼如初，神情也不改，噙着一抹笑看她，仿佛在探究她热切注视的目光。

江夏行刚反应过来要说话，纪裔原已经向她走来，他在沙发上随意一坐，极自然地掏出烟点燃，指了指他身边的位子，“怎么会是你？”

怎么会是你？

怎么会是你！

江夏行觉得自己的一颗心像被注了铅，重重地往下掉。怎么会有人在被无端抛弃五年之后又登门？怎么会有人在一看到当年的那个他就说不出一句话？怎么会有人自欺欺人这么些年？

五年来，她从不敢去想他们重逢会是什么样子，即便是知道他回国了，也不会想着要见他。她怕，她怕他们会成陌路，却原来真的是这般陌生，他只淡淡然笑问“怎么会是你？”

江夏行极力镇定，她笑一笑，再笑一笑，嘴角终于扬到一个最佳弧度，“我代表柯总来。”

纪裔原吐出烟圈，似笑非笑地望着她，“哪位柯总？大家都知道柯氏满门优秀。”

江夏行看着他，微笑不改，“柯禹，负责南建的柯总。”她手袋里拿出文件，“南建竞标项目书我带来了，其实策划书做得很不错，数据也都重新计算过，再不会出现意外。”江夏行将文件放在桌上，看着纪裔原微微笑，“启立的信誉一向可靠，贵公司也中意那块地，能合作，必定是皆大欢喜不是吗？”

纪裔原静静抽烟，带点嘲意扫一眼文件，“启立当真矢尽兵穷了？”

江夏行心里一滞，只强自含笑对着他，“纪总说笑了，那样大一个公司怎么会矢尽兵穷，大家都各忙各的，我闲人一个，能帮得上忙的……”

“夏夏……”江夏行突然听见纪裔原叹息似的叫她，便什么话都说不下去了。

夏夏，夏夏，夏夏……她有多久没有听见他这样唤她？

他刚离开的时候她夜夜不能入睡，有一段时间经常半夜惊醒，过往的一切像深海大潮般直击而来，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她根本还来不及闪躲，就不得不直面这她从来不会去想的事实。

她怎么会有时间闪躲呢？就在他说分手的前一天，一切都还是那样美好而让人期待，她几乎就以为他们真的可以相依相守相看两不厌。

可现在，他对她说……怎——么——会——是——你？

直到感觉眼前呼吸灼热，江夏行才反应过来他的一张脸已经近在咫尺。纪裔原看着她的眼睛，嘴角轻轻一撇，“怎么不说话？还是，你忘了我？”

江夏行受不了他这样的语气，他几乎是用最不在意的口吻打散了她佯装的勇气。江夏行倏地起身，逃似的离开这个房间。





Chapter 2



她开车一向四平八稳，今天却开得令人咋舌，过了好几条街她才想起自己似乎是闯了红灯，忽然悻悻地不愿再开。她明明已经踩了刹车，却还是来不及，眼睁睁撞上前面一辆车的后保险杠。

“呜呜呜呜……”前车突然大叫，江夏行这才清醒，赶紧下了车。车主不在现场，她只得先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她攥着手机深吸一口气，头脑里面依旧是嗡嗡作响的混沌状态。她刚想把手机放回手袋，就见“柯禹来电”几个字在屏幕上闪烁。

她刚开完会，手机还是振动状态没有调过来，柯禹这时候打来这个电话，有种难言的默契，这种低低的鸣声让她的心安定下来。

“喂。”江夏行挤出一个微笑。

“夏夏。”柯禹的嗓音有些沙哑，听上去还是温文，听不出一丝的疲惫。江夏行知道他这次去香港又有不少麻烦要处理，但柯禹就算辛苦也舍不得让她担忧半分。

“嗯？”

“商天铭在港大演出，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她惊奇，把手机更贴近了耳朵。她喜欢商天铭有许多年，一心一意听遍他所有的歌。她握着电话，听着从手机中传出的不甚清晰的声音，是那首她最喜欢的《承诺》。

你的承诺，没来由，我都相信。

江夏行感觉自己眼眶里面有热的液体要流出来。这些遥远的歌词像一双修长手指轻拨琴弦，极小动静的轻微震动，却叫她的心尖打起颤来。她睁大眼睛，那些没来得及流出的泪水就再也没有了，只是眼眶潮湿。

她微抿唇，“真是可惜，要是知道他在香港，后天那会再重要我也要推掉。那边天气怎么样？嗯，你也要注意保暖，嗯，好……”江夏行看到车主模样的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朝她走来，赶紧与柯禹又说了两句就挂了电话。

“怎么开车的你，你看看我这什么车？这保险杠好几万哪。”

江夏行道歉，表示已经打电话给保险公司。那人却蛮不讲理，嚷嚷自己赶时间，一定让她现场赔偿。

她只得勉强笑，“先生，这是程序，撞坏您的车是我不对，如果您赶时间，我可以把我的号码给您，您先忙完，我们再商量赔偿的事情。”

车主却不依，一直絮絮叨叨，不愿意等保险公司来。

江夏行不想再理论，只缄口站着。那人见她爱理不理，口气突然又加重起来，“我要赶一个非常重要的饭局，你这样耽误我的生意，你赔得起吗？啊？好几千万的生意你怎么赔？”

“你这是违规停车。”

江夏行与车主双双回头。

纪裔原朝他们走来，声音不急不缓，嘴角轻扬地看着她，“交警不知道跑哪里去，让我们公民出来做善事。”

“先生，保险公司快到了，您赶时间的话，”江夏行从手袋里拿出纸笔，刷刷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您可以联系我。”

那人却只盯着纪裔原看，半天才不确定地问：“纪总？”见纪裔原淡笑不语，便又肯定了几分，“您是纪总吧，我是路林建材的林煜华，上回中华广场的项目就是我们公司提供的一批建材，您还有印象吗？”那人又是握手又是递名片，一点看不出着急谈生意的样子。

纪裔原接过来，笑语两句，那位林总便开着车走了。

他把方才接过的名片随手扔到垃圾桶，一转身，看见江夏行正愣愣地盯着自己的方向，眼神却透过他，像在深思。

纪裔原走回她身边顿住，“夏夏？”

江夏行这才发现写着电话号码的那张纸片还攥在手里，刚想放回包里，却被纪裔原拿走了，“留着给我正好。”

“还是原来那个号码。”



纪裔原输号码的手指一顿，旋即又笑了笑，“我的换过了。”

江夏行的电话响起来，她知道是他打过来，她拿着手机，看着全然陌生的一串号码，手指却不敢去编辑那镌刻在心底的三个字。她的眼角微微弯了弯，“纪总，刚才多谢你。”

纪裔原看着她，像是没听明白，“夏夏，你叫我什么？”

下过雨的傍晚，寒意愈盛，江夏行觉得自己此刻就像是那天边未散尽的云气，只一点稀薄的空气就可以氤氲出满场淋漓大雨，一不留神，就轰然往地上落。她轻轻笑一笑，“我还有事，先走了，再见。”

“你车子坏了。”

“没关系，不要紧。”那些热的眼泪又要涌出来，她冲他点点头，转身就往车子方向走。

“我不放心。”纪裔原悠悠缓缓道，“夏夏，我不放心。”

江夏行顿住脚步，脚底像是生了根，再也迈不动一步。雨又开始下起来，稀稀疏疏地打在脸上，像是千万颗石子从高处砸到心底。

“下雨了，我送你。”纪裔原走到她面前，“怎么还是这么喜欢哭？”

江夏行睁着早已模糊的眼睛，“哪里，是雨。”

他极自然地拉过她垂在身侧的手往车里走，“雨是冷的，眼泪是热的。”

车内很安静，静得连空气都发了涩。她盯着前车窗，看雨刷一遍遍地刷，倒像是她此刻的心情，朦胧的水雾一心一意地生长，雨刷坚持不懈地将它擦净，擦净……可怎么擦，都有不可磨灭的痕迹。

江夏行第一次在纪裔原面前哭还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女生都扎一个马尾，清清爽爽绑在脑后，她也是如此。除非刚洗完头发赶着来上课，一头长发才会散散扬扬披在肩头。

那次晚自修课间，纪裔原睡醒，看见她细碎的刘海垂在小小的一张脸上，像楼下湖边垂枝的细柳，纪裔原的心里像被轻轻挠了一下。他突然倾身靠近她，扯掉她绑头发的发绳。霎时，她的一头柔软细密的长发散落下来。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风一吹，就像展翅的一只蝴蝶，有种沉静却叫人移不开眼的美丽。

纪裔原看得有些呆了，江夏行的脸色却由红转白，眼睛里渐渐蒙起一帘

水雾，委屈极了，趴在桌子上就哭了。他没有想到会把她惹哭，一时手足无措起来。高中的时候，男女生之间互相打闹的多，不知道是哪个男生先发起的，男生们都喜欢扯女生扎头发的发绳来戏弄女生。其他女生要么佯作生气，要么一笑了之，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大哭的。

“喂，别哭了。”

“喂，对不起，你别哭了。”

“江夏行，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

那是他第一次跟女生道歉。不知道过了多久，江夏行终于抬起一直埋着的头，两只眼睛肿得红红的，像最无辜的小兔子，纪裔原忍不住扑哧一笑。江夏行瞪他一眼，他笑得更开心了，这会儿她又像一只愣充凶狠的小兔子。

江夏行，你哭的时候其实也挺好看的。

可话一到了嘴边，就变成“江夏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哭的样子很丑？”江夏行不理他，抓过他手里的发绳，把散下来的头发又绑回去。他看着她用手指理一理头发，发绳在手里转个圈，明明看不见脑后，神情却专注而又一本正经。

江夏行自己都没有想到那时候脸皮那样薄，那些眼泪像是绝了堤的洪水涌出来，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后来他问她为什么，她却是怎么也想不起原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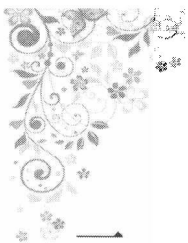
她咧嘴笑一笑，像是隔了一层纱，朦朦胧胧地显露出一点苦涩，“纪裔原？”江夏行叫他的名字，带着点不确定的袅袅语意，既熟悉又生疏的味道，“纪裔原……还记不记得商天铭？”

纪裔原转过脸看她，“你最喜欢听他唱歌。”

“他在香港有演出，就是现在。这么多年，他再也没有写过歌，翻来覆去唱那几首，可就是百听不厌。四年前，我在台下看着，听着，突然就想起……想起以前。”

“你终于听到他唱现场。”

“嗯……现场果真不一样，大家都不说话，就坐下面听他唱歌，很多人边听边哭。”



“那你呢？”

“我？”江夏行一顿。周围很静，静得只剩下她的声音，她的声音拖着一点尾音，像精致的糕点，甜而不腻，“你说呢？”

纪裔原忽然刹住车，右手猛地托住她的后脑，咬着她的唇狠狠吻上去。她完全没有料到，眼里露出猝不及防的错愕。她尝到他嘴里的凛冽烟味，忽然觉得自己像是海底深处的一丛水草，兀自缠绕，随波轻荡，根还牢牢地扎在回忆的海泥里。江夏行闭上眼睛，唇和心却都是冷的。

纪裔原松开她柔软的唇，手从她的后脑移到了她的脸颊，轻轻地抚上她的眼睛。“夏夏……”纪裔原看着她，一双眼睛已无早前的戏谑笑意，转而生成一股内敛的深沉。

这双眼睛，这双她朝思暮想得睡觉都会哭出声来的眼睛又深情款款地对着她，她在他眼睛里看到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自己，她突然大力扯开安全带，急急地推开车门就走，越走越快。

纪裔原几乎以为她要被自己绊倒，他坐在车中，看着她单薄如秋叶的背影，掏出烟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白色的烟袅袅蔓延开来。手机响起，半晌他才拿起来看，只说了一个“好”字。

Chapter 3

纪裔原的神色十分不好看，有些烦躁地摔下手机。手中的烟已经燃到过滤口，他把它按在烟灰缸，发动引擎疾驰而去。车子开得很快，却还是压不住心里的那一层阴郁与不快。

他开门进去的时候，屋子里一片漆黑，只亮着一点微弱的烛光，他换了鞋走过去，却看见韩想想抱膝缩在沙发里，他只是看着她，不发一言。

韩想想从沙发上跳下来扑到他怀里，“裔原，我怕。”

她整个人都贴在他身上，温暖柔软，纪裔原却觉得不舒服，他推开她，“怎么了？”

韩想想觉察到他的疏离，像做错事的孩子，“对不起，我不该打电话给你，洗澡的时候突然没电了，我不知道物业的电话，Sara 的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抬起不施粉黛的一张脸，眼睛无辜地看着他，声音低低软软，说话的时候左颊酒窝若隐若现，像一个极大的旋涡令他不由自主地被吸附进去。

纪裔原不由得放软了声音，“我去看看，大概是保险丝断了。”

韩想想脸上也浮起了笑意，“那我把蜡烛拿过去。”

果真是保险丝烧断了，他三下两下就接好了，屋内顿时大亮。

他看见韩想想依旧端着烛台，空气里有一股她惯用的沐浴乳芬芳，头发半干地垂在肩上。纪裔原突然揽过她就开始吻，冲动排山倒海袭来，将他的一颗心淹没，任凭自己在她身上寻求温暖……

纪裔原起身到浴室冲了澡，整个浴室满满的都是她的香氛味道，他闭上眼睛，冷水冲下来，他却不觉得冰凉。他穿上睡袍出来，韩想想已经安安稳稳



睡着。她的皮肤很白，睡着的时候更是泛着透明。

她是出道没多久的新人，不过才十八岁。三个月前，他们有个开盘剪彩，请了她做嘉宾。到了点，韩想想却还迟迟未到。刚要宣布仪式开始，纪裔原就看见一个小小的女孩子提着白裙子往台上赶，这让他恍然想起她，想起当年他面前那个穿着白色长裙翩跹而至的她，想起那个因睡过头怕赶不上周末舞会而跑得气喘吁吁的她。

纪裔原陷在深深的回忆中，起身来到客厅的吧台，目光扫过琳琅的一排酒。他倒了一杯酒，无色清澈的液体在玻璃杯中泛着沉静的波动。Spirytus 果真是烈酒，一口入喉，他的眼睛渐渐浮起一层薄冰，轻抿一口酒，拿起手机，“阿 Ben 那边怎么说？”他眯起眼睛，“别低估他们的实力，先盯另一个，你看着办。”烈酒虽劲，他却爱上这样的味道，每一口喝下去都有无尽的力量在腹中乱窜，像是要烧出一个洞来，一个一个的人全部跑到他跟前，大哥、大嫂、诺诺、母亲……还有她。

五年了，他将她藏得那样隐秘，连自己都几乎忘了心里还住着一个她。

那日助理说有位江夏行要跟他约时间，他还愣了半晌，第一次失态地低问：“哪位江夏行小姐？”助理倒是没觉察出他的异样，客气地答道：“市规委的江秘书，听说是启立柯总的女朋友，为了南建的项目想要找您谈谈。”他很快回神，就是他的夏夏。她什么时候成了市规委的江秘书？又是什么时候成了启立柯总的女朋友？她要来找他，是为了另外一个人？还没相见，心底最细密的一处就被抽丝剥茧，显露出最刻骨的相思。那些过往的记忆，一丝不差地浮现在眼前。

他克制自己，想要轻轻巧巧地装作生人，可是一看到她嘴角那一点凋零的佯装笑意，他的心就开始阵阵绞痛。那些关于她的一切就一股脑儿全部涌向他，将他团团围住，像结了痂的伤疤被人残忍地揭开，赤红狰狞。心底的那个声音叫嚣着，冲破他这么些年训练有素养成的冷静自持。

在美国加州的那一千多个日夜，他每天都在想，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变得强大，强大到向他们讨回一切，手里的酒杯几乎要被他捏碎。

“夏夏……”他轻声呢喃，比烈酒还要冷冽两分。

“裔原……”

他转过身子。

韩想想光着脚站在卧室门口，“裔原……”她还是睡眠惺忪的样子，声音满是黏稠意味。

其实她们并不像，只有笑起来撒娇隐约可见那么一点相似的影子。可他见她第一眼就由着自己陷进她所筑成的七彩大楼里，恍然回到那段甜蜜的葱茏时光。

“怎么不穿鞋，嗯？”纪裔原走过去，他把她的头发拨到脑后去，青白如玉的光洁额头散发着剔透的光晕。

“我听见你叫我，所以就醒了。”

纪裔原脸一沉，“你听错了，”他转身往卧室走，“去睡吧，我先回去。”

韩想想蹭在他的脚上，抢过他手里的杯子，“这是什么酒？”纪裔原来不及制止她，她就猛地一口灌下去，立刻小脸涨得通红，辣得舌头吐出来，不断地用手扇，“难喝，酒这么难喝，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喝酒。”

纪裔原却只是看着她，不发一言，眼神锐利，像把刀子剃着她。

韩想想被他看得心里打鼓，脸上的红潮还未退却，只是睁着一双小鹿般的眼睛怯生生地唤他，“裔原？”

纪裔原嘴角轻轻一撇，把她的手从自己手臂上拉下来。

“裔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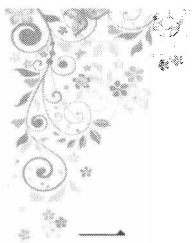
纪裔原径直往卧室走，“明天我叫人把项链送过来，还是你比较喜欢现金？”

“我不是……我没有想要钱，我……”

纪裔原已经换好衣服出来，正打领带，见她手足无措地干站着解释，他笑一笑走到她面前，“你很乖，我很喜欢，但是，”他的脸上依旧带着迷人的微笑，说出来的话却冰凉，“不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别忘了，Spirytus 可是你摆到酒柜上的。”

韩想想的一张脸霎时血色全无，她张了张嘴，“对不起，我以后一定……”

“嘘，”纪裔原的食指按在她的嘴唇上，“以后不用改，就保持这个样子，乖巧无害。”他挑着嘴角，示意她帮忙打领带。



江夏行到家之后，迫不及待地往浴室里冲，直到袅袅的暖气渗入每一寸肌肤，她才感觉整个人鲜活起来。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听见手机在响，她刚拿起来，就没了声音。她一看，是陌生的号码，就不经意地搁在床头柜上。她才刚解开头上包裹着的毛巾，电话又响了。

“喂，你好。”

电话那头却没有动静，周遭静得只剩下她微急的呼吸，江夏行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半晌终于轻轻道：“这么晚，有事吗？”

“我在你家楼下。”纪裔原的声音低低地传入她耳中，似是情人间的呢喃。

毛巾掉下来，头发散落开来，水滴淋淋地滴在被单上，江夏行只是握着手机，怎么都说不出一句话。

纪裔原轻笑，“不相信？”

外面突然响起喇叭声，她反应过来，疾步走到阳台上，“你疯了，大半夜的鸣笛。”

“快点下楼。”电话那头传来他疏朗的笑声，便挂了电话。

江夏行无奈到楼下时候，纪裔原正倚车低头抽着烟。他抬起头看见她走来，灭了烟笑一笑开了车门。

“怎么头发还没干？”纪裔原皱眉。

“刚洗了头，怕你久等。”

纪裔原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条毛巾，转手就要帮她擦头发。

“不……不用了。”她一僵，拉住毛巾。

纪裔原看着她，白天见她的时候还化着淡妆，眼下脸庞干净透明，仿佛仍是几年前的模样，他的眼睛泛起温湿润润的光晕，“小心感冒。”

江夏行心里一滞，只轻声道了谢就由着他去。

两人就这样默默坐在车里，平静契合，他的动作轻柔，细细地将她的头发擦了个半干。

“你刚才说南建项目，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签？”

纪裔原方才还是光润的脸一下子暗下来，随即又似有似无地笑，“你今晚陪我，马上就签。”